

如予所言先勸人主以自強於德自強於德則不
宜少有差失顧及尊傅氏寵董賢以重失天下之
心是益自削而增助王氏之勢耳故莽得以拱手
而乘其後惜當時論者皆不知及此也可勝歎哉

性理大方書卷之六十二

歷代四

東漢

光武

南軒張氏曰光武之不任功臣爲三公蓋鑒高帝之
弊而欲保全之前史莫不以爲美談以予觀之光
武之保全功臣使皆得以福祿終身是固美矣然
於用人之道則有未盡也蓋用人之道先以一說
橫於胸中則爲私意非立賢無方之義矣高帝之
待功臣誠非也如韓彭黥布之徒雖有大功要皆

天資小人在易之師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於用
師既終成功之後但當寵之以富貴而不可使之
有國家而爲政也高帝正犯此義是以不能保功
臣之終爲光武者要當察吾大臣有如韓彭之徒
者乎則當以是待之若光武之功臣則異於是至
寇鄧賈復則又識明而行修量洪而器遠以光武
時所用之大臣論之若三子者類過之遠甚與共
圖政豈不可乎顧乃執一槩之嫌廢太公之義是
反爲私意而已矣抑光武之所責於大臣者特爲
吏事大臣之職顧如是乎惟其不知大臣所當任
之職故不知用大臣之道而獨以吏事之督責爲
憂抑亦未矣方當亂定之後正宜登用賢才與共
圖紀綱以爲垂世長久之計而但知吏事責三公
其貽謀之不競亦宜矣

東萊呂氏曰光武治天下規模不及高帝其禮嚴光
用卓茂所以養得後來許多名節○光武罷郡縣
材官等事其識見與秦皇相去不遠
或問光武失正在攬權而史乃稱其總攬權綱舉
無過事何耶潛室陳氏曰光武再造於僵仆之後
如何不總攬權綱但未流之弊至不任三公乃矯

枉過正非謂全不是

和帝

致堂胡氏曰和帝幼冲能誅竇憲自是威權不失無大過舉尊信儒術友愛兄弟禮賢納諫中國又安方之章帝實過之矣

鄧禹 吳漢

朱子曰古人年三十時都理會得了便受用行將去如鄧禹十三歲學於京師已識光武爲非常人後來杖策謁軍門口以數言定天下大計

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陳須學這樣底方可如劉琨恃才傲物驕恣奢侈卒至父母妻子皆爲人所屠今人率以才自負自待以英雄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以此臨事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名底人越要緊密未聞粗魯闊略而能有成者

嚴光

南軒張氏曰嘗怪嚴子陵竟不爲帝少屈何邪攷子陵之言論風旨亦非素隱行怪必欲長往而不反者彼與光武少而相從知其心度爲最詳也以謂

光武欲爲當時之治，則當時之人才固足辦之，而無待乎已。若欲進乎兩漢之事，則又懼有未能信從者，不然徒受其高位，饗其尊禮之虛名，則非子陵之本心也。故寧不就之，然而以子陵爲光武之故人名高，一世而竟高臥不屈，光武亦不敢以屈之。其所以激頑起懦，扶植風化，助成東京風俗之美，人才之盛，其爲力固亦多矣。豈不美哉。

黃憲

龜山楊氏曰：黃叔度學充其德，雖顏子可至矣。

或問黃憲不得似顏子。朱子曰：畢竟是資稟好。又問：若得聖人爲之依歸，想是煞好。曰：又不知他志向如何。顏子不是一箇某善底人，看他多少聰明，便敢問爲邦。孔子便告以四代禮樂。

李固 杜喬

南軒張氏曰：李杜二公精忠勁節，不憚殺身，百世之下凜乎猶有生氣。其視胡廣、趙戒輩，真不翅如糞土也。但恨於幾會節目之間，處之未盡要。是於春秋提綱之法，講之不素耳。李固方舉於朝，卽就梁商之辟，商雖未有顯過，然如固之志業，其進也將以正邦殆不可以苟也。一爲之屬，卽涉梁氏賓客。

事必有牽制者矣此其失之於前也方質帝之弑也固爲首相又質帝忍死有語之以被毒之事則任是責者非固而誰質帝既不幸固便當召尚書發冀姦正大義顯言于朝則忠臣義士孰不應固冀雖勢盛然名其爲賊逆順理殊蓋可誅也此間不容髮之時而固昧夫大幾獨推究侍醫等舉動迂緩使冀得以措手太義不白人心日以懈弛其幾既失固身據太位當大權持太義而反聽命受制於賊豈不惜哉此其失之於後也夫以冀之悖逆而固且秦記與議所立固豈不知冀心之所存哉失太阿之柄而險遲至此耳度固之不自發冀罪非黨梁氏也恐事之不成無益故欲隱忍以待清河王之立庶幾可扶社稷而不知天下大變已爲冢宰理當明義以正之事之成與不成蓋非所問况如前所論逆順之理冀固無以追死邪固之隱忍乃所以成冀姦謀殺身不足道而社稷重受害矣若固者盡其忠國之心而無克亂之才可勝惜哉杜喬在九卿中若懷是見必替固爲之矣及繼固爲相已制命於冀矣相與就死嗚呼悲夫

朱穆

朱穆
有羔
羊之
節
蔡邕
不以
朱穆
為過

龜山楊氏曰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觀其立朝論議有足稱者然乃從梁冀之辟何也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以穆之賢而主梁冀為在其為首孤哉然邕之從董卓無異於梁冀宜其不以朱穆為過也

荀淑

朱子曰近看溫公論東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為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却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啟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則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跡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或則遂為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為非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蓋覆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為非而真以為是必有深謀奇計可以活國救民於萬分有一之中也邪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之害孟子豈欺予哉

陳寔

勉齋黃氏曰陳太丘送張讓父之喪人以為善類賴以全活者甚衆前輩亦以為太丘道廣嘗竊疑之如此則枉尺直尋而可為歟士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有義有命豈宜以此為法天地如此其廣古今如此其遠人物如此其衆便使東漢善類盡為宦官所殺世亦曷嘗無善類哉若使是真丈夫又豈畏宦官之禍而藉太丘如此之屈辱以全其身哉吾人於此等處直須見得分明不然未有不墮坑落堦者也

賈武 何進 陳蕃

龜山楊氏曰桓靈之間昏弱相仍女后臨朝權移近習久矣王甫曹節以臺廝之賤便嬖寵昵之私竊弄神器固天下之所同疾也賈武倚元舅之親操國重柄招集天下名儒碩德布在王庭相與仗義協謀勦絕凶類正猶因迅風之勢以揚稭秕耳豈不易哉然而身敗功頽貽國後患者幾事不密而禍成於猶豫也方武之不受詔馳入步軍營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勢猶足以有為也張奐北州太豪素非中人之黨可以義動也不能乘機決策收為已用而乃遲回達旦使逆賊得與奐等合豈

不惜哉何進親見竇氏之敗而不用陳琳鄭公業之諫躬蹈覆轍引姦凶而授之柄卒成移鼎之禍進實兆之也范曄乃引天廢商之言豈不謬哉

朱子曰東漢誅宦官事前輩多論之然嘗細考其事恐禍根不除終無可安之理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爲力不知事到手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不是容易事若使陳竇只誅得首惡一二人後來未必不取王允五王之禍也

南軒張氏曰竇武陳蕃雖據權處位而事當至難主弱一也政在房闈二也宦者盤錯其勢已成三也武等雖漸引類於朝而植根未固上則太后之心

未明禍亂之原下則中外之情未識朝廷之尊而武等之謀但欲速決爲誅小人之計夫當時宦者雖有罪然豈無輕重先後之倫乃一槩欲施之舉動草草今日誅數輩明日誅數輩輕重失其權先後失其序非天討矣且使之人人自疑友誼其黨與而速其姦謀善處大事者顧如是邪觀朱瑀所謂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族滅使蕃武施之有道行之有序則雖此曹蓋亦有心服者矣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此待盜與小人之法

而亦天心也況其所自處者又自有失方是時非
衆志允從其何以濟事宦者竊柄已久人知有此
曹而已爲大臣者要當深自刻苦至誠惻怛舉動
無失而後人有以孚信而趨向於我人心向信則
勢止而形成然後可以消弭禍亂而武於靈帝踐
位之初一門三侯妄自封殖如此其誰心服乎故
王甫後來亦得以藉口則可見此曹平目之所竊
議而衆志之所不平者矣及難之作雖曰忠義而
無或應之以張奐之賢猶且被給而莫知逆順之
所在則以武平目所爲未有以慰士大夫故也
雖辭爵而不能力止武之封是亦潔身之爲耳任
天下之重顧止如是哉然予每讀蕃辭爵之疏未
嘗不三復歎息其辭達其義正東京之文若此者
蓋鮮亦足以見其忠義之氣也可勝惜哉

趙苞

程子曰東漢趙苞爲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
遽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
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遽戰乎不得已
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
可也徐庶得之矣

臧洪
遇均
異報

臧洪

龜山楊氏曰臧洪初爲張超功曹後遇袁紹以爲青州刺史二人之遇洪其義均矣而洪之報二人者何其異哉方曹公圍超於雍丘也洪欲赴難而請兵於紹袁曹方睦而紹之與超素無一日之歡則雍丘之圍非切於已也欲其背好用師以濟不切之難則紹之不聽未爲過而洪之絕紹豈亦不量彼已歟其不屈而死也蓋亦匹夫匹婦之爲諒也已

總論

或有問審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初理會不得武子當衛成公無道失國之時周旋其間盡心竭力而不去及成公囚京師武子求掌橐籥賂醫薄酖免衛侯於死終以復國及元咺之訟武子又獨以忠而獲免其能保身以濟其君如此雖謂之知可也而夫子曰其愚不可及又嘗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以伯玉之事責武子雖謂之愚不識時亦可也然惓惓忠君不避險艱能爲人所不能爲抑亦難矣故謂之愚蓋閔之也其稱南容曰

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免於刑戮武子之免亦幸
矣然武子仕衛兩世其君信任之義不可棄之而
去其幾於東漢王允乎允又不免被害伊尹以天
下爲已任治亦進亂亦進使成湯不興聘幣不至
雖五就桀其志曷施陳蕃漢代人豪驅馳險阨之
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屢退而不去者以仁爲
已任非人倫莫相卹也卒以謀疎見殺亦昧於夫
子免刑戮之戒然陳蕃王允猶是當時朝廷倚任
身居鼎軸義當與國存亡故程子曰亦有不當愚
者比干是也若無言責官守則如東海逢萌當先
恐其或緩也君子之道詎可不識時幾朱子曰所
疑審武子事大槩得之但爲遽伯玉南容之愚則
易爲武子之愚則難所以聖人有不可及之歎陳
蕃王允固不得爲伯玉南容之愚然蕃事未成而
謀已泄允功未就而志已驕則又不能爲審武子
之愚此其所以取禍也然爲逢萌則甚易爲三公
則甚難又不可以彼而責此但當問其時義之如
何與其所處之當否可也

高祖
非光
武所
父

南軒張氏曰高祖洪模大略非光武所及也高祖起

匹夫提三尺取天下，光武則以帝室之貴，因人心之思漢而復舊業，其難易固有間矣。而高祖之對乃項籍，亦蓋世之豪也。光武所與周旋者，獨張步、隗囂、公孫述輩，其去籍蓋萬萬相遠矣。至於韓信、彭越之徒，皆如泛駕之馬，實難駕御，而盡在高祖掌握之中。指麾使令，無不如意。使光武有臣如此，未必能用也。然而創業之難，光武固不及高祖，而至於光武之善守，則復非高祖所及也。大抵高祖天資極高，所不足者學爾。即位之後，所以維持經理者，類皆疎略雄傑之氣，不能自斂。卒至平城之辱，一時功臣處之，不得其道，類皆赤族。此則由其學不足之故也。光武天資雖不逮高祖，而自其少時從諸生講儒學，謹行義，故天下既定，則知兵之不可不戰，審黃石、存包桑，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安南、定北以爲單于久遠之計。處置功臣，假以爵寵而不使之任事，卒保全其始終。凡此皆思慮縝密，要自儒學中來。至於尊禮隱逸，褒崇風節以振起士氣，後之人君尤未易及。此非特高祖也。嗟乎，以高祖之天資，使之知學爲當務，則湯武之聖亦豈不可至哉？是尤可歎息也。○名節之稱起於衰

世昔之儒者學問素充其施於用隨時著見不羈於立節而其節不可奪不斲乎徇名而其名隨之在已初無一毫加意也至於世衰道微於陵遲委靡之中而其能拔然自立者則世以名節歸之而士君子道學未至則亦以此自負吁亦小矣然而名節之稱雖起於衰世而於衰世之中實亦有賴乎此使併與是焉而俱亡則亦無以爲國矣西漢之儒者予甚病之蓋自董相申公數人之外其餘往往以佔卑詁訓爲儒無復氣象上焉既不能推尋問學之源流而其次又不能以名節立於衰世其亦何所貴於儒也考其所自亦由上之人有以致之自高帝鄙薄儒生文景則尚黃老武帝雖號爲表章然徇其文而不究其實適足以爲害至宣帝則又明示所以不崇尚之意矣則其挫抑摧沮之餘不復自振固必然儒者之學豈必爲一時貴尚而後勉邪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漢之儒者自叔孫通師弟子固皆以利祿爲事至於公孫丞相取相印封侯學士皆歆慕之其流如夏侯勝之剛果猶有明經取青紫之言況他人乎蓋其習俗胥靡之陋一至於此宜乎王莽篡竊之日貢符獻

瑞一朝成羣而能自潔者班班僅有見於史也故
光武中興力矯斯弊尊德義貴隱逸以變其風而
中世以後人才輩出雖視昔之儒者有愧然在衰
世之中守義不變蓋有足尚者矣至於桓靈之後
國勢奄奄羣狡並起睥睨神器未敢即取者亦一
時君子維持之力也然則名節之稱在君子則爲
未盡而於國家亦何負哉蓋不可不思也○人言
東漢之亡黨錮趣之也曾不知東漢若無數君子
其亡也尤速譬如羸病者之服升一旦死則歸罪
於丹不知其所以能延數日之命者丹之力使其
不服丹則其死必速矣○東京黨錮諸君子蓋其
其志氣之美而惜其所處之未盡重其天資之高
而歎其於學有所未定也方是時乾綱解紐陰邪
得路天下之勢日入於頽敗矣而諸君子曾不少
貶以徇於世慷慨所激視死如歸至於患難得喪
寧復肯顧其志氣可謂美矣雖然昔之君子其出
處屈伸之際蓋各有義故當困之時則有居困之
道當屯之時則有亨屯之法時不我用則晦處自
修危行而言遜其進不可苟也若乃居位則思其
艱而慮其周扶持根本漸以圖濟其爲不可略也

黨錮諸君子在下則嗟枯吹生自爲題榜圭角眩
露昧夫處困之道矣及其有位於朝不過奮袂正
色搏擊豪強數輩以爲事業在是矣又進而居高
位則果於有爲直欲一施之而不復顧身死非所
問而國勢愈傾是又失亨屯之法矣是豈非有所
未盡爲可恨歟若諸君子之不爲死生禍福易操
其間如李膺杜密陳蕃輩尊然一時其天資可謂
剛特不羣矣然惟其未知從事於聖門也故所行
雖正立節雖嚴未免發於意氣之所動而非循乎
義理之安出於惡其聲之所感而未盡夫惻隱之
實處之有未盡固其宜也豈非於學有不足歟使
其在聖門則當入於仲由之科聖人抑揚矯揉之
其必有道矣或以爲陳太丘之事爲得其中以予
觀之太丘在諸君子之中持心最平蓋天資又加
美焉耳而其所處張遼之事亦非中節在當時隱
迹自晦豈無其方何至送宦者之葬此又爲矯失
之過以此免禍君子亦不貴也不然則郭有道乎
識高而量洪才優而慮遠足爲當時人物之領袖
然收歛之功猶未之盡要亦於學有欠也不然則
黃叔度乎言論風旨雖不盡見然其氣象溫厚丰

此大有說

角渾然見之者有所感於心其為最高乎使在聖門作成之當居顏氏之科矣

或問高帝不免韓彭之誅而光武乃能全功臣之世何邪潛室陳氏曰此大有說一則逐鹿之勢外臣臣服事定難制一則高祖之業名位素定事已相安一則草昧功臣豪傑難收一則中興功臣謹守規矩一則大度中有嫚罵之失人心素疑一則大度中能動如節度人心素定一則劫其死力封爵過度不計後患一則赤心在人監戒覆轍務在保全○問高帝只因請苑事便疑蕭何欲置之辟光武於馮異或謂其威權太重百姓歸心而帝信之愈篤何高帝之介介於其小而光武乃釋然於其大曰高帝因諸將而疑元臣光武鑒往事而全功臣

三國

漢昭烈

先主經權俱失

或云昭烈知有權而不知有正朱子曰先主見幾不明經權俱失當劉琮迎降之際不能取荊州為在其知權耶至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於盜竊之計善用權者正不如此若聲罪致討以義取之

然不若

乃是用權之善蓋權不離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二物也○劉備之敗於陸遜雖言不合輕敵亦是自不合連營七百餘里先自做了敗形是時孔明在成都督運餉後云法孝直若在不使主上有此行孔明先不知曾諫止與否今皆不可考但孔明雖正然盜聲去法孝直輕快必有術以止之○先主不忍取荊州不得已而為劉璋之圖若取荊州雖不為當然劉表之後君弱勢孤必為他人所取較之取劉璋不若得荊州之為愈也學者皆知曹氏為漢賊而不知孫權之為漢賊也若孫權有意興復漢室自當與先主協力拜謀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先主纔整頓得起時便與壞倒如襲取關羽之類是也權自知與操同是竊據漢土之人若先主事成必滅曹氏且復滅吳矣權之姦謀蓋不可掩平時所與先主交通姑為自全計爾或曰孔明與先主俱留益州獨令關羽在外遂為陸遜所襲當時只先主在內孔明在外如何曰正當經理西向宛洛孔明如何可出此特關羽恃才疎鹵自取其敗據當時處置如此若無意外齟齬曹氏不足平兩路進兵何可當也此亦漢室不可復興天命不

可再續而已深可惜哉

或問蜀先主以國委孔明無言不聽伐吳之役先主誠失計也而孔明曾不以為非及其既敗乃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何孔明不能諫於知己之主而猶有待於孝直也潛室陳氏曰只緣孔明規模在據荊益方成伯業以荊州為必爭之地爭而不得後方悔耳

魏曹操 吳孫權

識破
一事
元城劉氏謂馬永卿曰溫公退居洛一日語某曰昨夕看三國志識破一事因令取三國志及文選示

某乃理會武帝遺令也公曰遺令之意如何某曰曹公平生姦至此盡矣故臨死諄諄作此令也公曰不然此乃操之微意也遺令者世所謂遺囑也必擇緊要言語付囑子孫至若纖細不緊要之事則或不暇矣且操身後之事有大於禪代者乎今操之遺令諄諄自言下至分香賣履之事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無一語語及禪代之事其意若曰禪代之事自是子孫所為吾未嘗教為之是實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此遺令之意歷千百年無人識得昨夕偶窺破之公以有喜色且

戒某曰非有識之士不足以語之或云非溫公識高不能至此曰此無他也乃一誠字爾惟以誠意讀之且誠之至者可以開金石況此虛偽之事一看即解散也某因此歷觀曹操平生之事無不如此夜臥枕圓枕嗽野葛至尺許飲鴆酒至一盞皆此意也操之負人多矣恐人報已故先揚此聲以誑時人使人無害已意也然則遺令之意亦揚此聲以誑後世耳

或論三國形勢朱子曰曹操合十便知據河北可以爲取天下之資既被袁紹先說了他又不成出他下故爲大言以誑之胡致堂說史臣後來代爲文辭以欺後世看來只是一時無說了大言耳此著被袁紹先下了後來崎嶇萬狀尋得箇獻帝來爲挾天子令諸侯之舉此亦是第二太著若孫權據江南劉備據蜀皆非取天下之勢僅足以自保耳○曹操用兵煞有那幸而不敗處却極能料如征烏桓便能料得劉表不從其後來○孫權與劉備同禦曹操亦是其勢不得不合孫權若不與劉備即當迎降於操然此兩人終非好相識到利害處便不相顧劉備纔得荊州權便遣呂蒙去擒關羽

孔明有王佐之心

○人謂曹操父子為漢賊以某觀之孫權真漢賊耳先主孔明正做得好時被孫權來戰兩陣到這裏便難向前了權又結托曹氏父子權之為人正如偷去劉氏一物知劉氏之興必來取此物不若結托曹氏以賊托賊使曹氏勝我不害守得一隅曹氏亡則吾亦初無利害

諸葛亮

程子曰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

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耶此不可為也若劉表子琮將為曹公所并取而與劉則可也孔明不死三年可以取魏且宣王有英氣久不得伸必沮死不久也○孔明營五丈原宣王言無能為此偽言安三軍耳兵自高地來可勝先主嘗自觀五丈原曰此地不可據英雄欺人不可盡信○問文中子謂諸葛亮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諸葛亮可以當此否曰禮樂則未敢望他只是諸葛亮已近王佐又問如取劉璋事如何曰只有這一事大不是便是計較利害當時只為不得此則無以為資然豈有人特地出迎他却於座上執之大段害事只是箇

諸葛亮已近王佐

君子不可便休

孔明有儒象

為利君子則不然只一箇義不可便休豈可苟為
又問如湯兼弱攻昧如何曰弱者兼之非謂并兼
取他只為助他與之相兼也昧者乃攻亂者乃取
亡者乃侮○諸葛亮近王佐之才或問亮果王佐
才何為僻守一蜀而不能有為於天下曰孔明固
言明年欲取魏幾年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
某嘗謂孫覺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孫覺曰不
然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武侯
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邪某謂之曰行
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己則不可若以天下之
力討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陳恒弑君孔子
請討孔子豈保得討陳恒時不殺一人耶蓋誅天
下之賊則有所不得顧爾曰三國之興孰為正曰
蜀志在興復漢室則正也

元城劉氏曰淮陰武侯二人不同若論人品則淮陰
不及孔明遠其若論功業而武侯何寥寥也馬永
卿曰西南者漢始終之地也故漢起於西南而卒
終於此而淮陰當漢之初興故能卓卓如此而武
侯之時火將燼矣故無所成也曰此固然矣然淮
陰所以得便宜者以平日名太界而武侯所以無

成者以平日名太高也。淮陰有乞食胯下之辱也。而武侯即隱於隆中。而當時謂之臥龍。此一事也。又淮陰既從項梁。又事項羽。又歸漢。而武侯則必待三顧而後起。此又一事也。又楚漢之時。用兵者皆非淮陰之敵。而嘗易之。故淮陰能取勝也。三國之時。若司馬仲達輩。乃武侯等輩人也。而又素畏孔明。故武侯不能取勝也。譬如奕碁。有二國手。一國手木有名而對之。乃低基。不知其為國手。而嘗易之。故狼狽大敗。有一國手已有名。對局者亦國手。而差弱焉。謹以待之。故勝敗未分也。且淮陰既平魏。趙而功業如此。其卓犖也。而龍且尚且輕之。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兼人之勇。以淮陰平日名素卑也。孔明與司馬宣王對壘。不能收尺寸地。宣王受其中。幘之辱。而不敢出兵。至其已歿。按行軍壘。猶曰。天下奇材也。故當時有歿諸葛走生仲達之朝。以孔明平日名素高。故也。人品高下不同。而其功業反相去之遠者。由此。

豫章羅氏曰。西漢人才可與適道。東漢人才可與立。三國人才可與權。杜欽谷永可與適道。而不可與

立故附王氏陳蕃竇武可與立而不可與權故困於宦官至於諸葛孔明然後可與權夫人才至可與權而不可以有加張良近太公之材略諸葛近伊尹之出處然良佐高祖論其時則宜語其德則合亮處三國則材大任小惜哉

朱子曰孔明天資甚美氣象宏大但所學不盡純正故亦不能盡善取劉璋一事或以爲先主之謀未必是孔明之意然在當時多有不可盡曉處如先主東征之類不見孔明一語議論後來壞事却追恨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東行孔明得君如此

猶有不能盡言者乎○南軒言孔明體正大問學未至此語也好但孔明本不知學全是駁雜了然却有儒者氣象後世誠無他比○程先生云孔明有王佐之心然其道則未盡其論極當魏延請從間道出關中侯不聽侯意中原已是我底物事何必如此故不從不知先主當時只從孔明不知孔明如何取荆取蜀若更從魏延間道出關中所守者只是庸人從此一出是甚聲勢如拉朽然後竟不肯爲之○問孔明出處曰當時只有蜀先主可與有爲耳如劉表劉璋之徒皆了不得曹操自是

賊既不可從孫權又是兩間底人只有先主名分正故只得從之○問孔明殺劉璋是如何曰這只是不是初間教先主殺劉璋先主不從到後來先主見事勢迫也打不過便從他計要知不當恁地行計殺了他若明大義聲罪致討不患不服看劉璋欲從先主之招願城人民願留之那時郡國久長能得人心如此○孔明之事其於荆蜀亦合取當日草廬亦是商量準擬在此但此時不當恁地若是恁地取時全不成舉措如一人視魏而不代自合當取兼在是時捨此無以爲資若能聲其罪期兵而取之却正但當時劉焉父子亦得人情恐亦未易取或問聖人處此合如何曰亦須別有箇道理若似如此寧可事不成只爲後世事欲苟成功欲苟就便有許多事孔明大綱却好只爲如此便有斑駁處○義利心太分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資有過人處若其細微之間則不能無未察處豈其學有未定故耶觀其讀書之時他人務爲精熟而已則獨觀太旨此其大者固非人所及而不務精熟亦豈得無欠闕耶○或論孔明事以爲天民之未粹者此論甚當然以爲略數

孔明
分欲
養心
之助

千戶而歸不肯徙還乃常人之態而孔明於此亦
未能免俗者則喜竊疑之夫孔明之出祁山三郡
響應既不能守而歸則魏人復取三郡必齟齬首
事者墳墓矣拔衆而歸蓋所以全之非賊人諱宰
手之謂也近年南北交兵淮漢之間數有降附而
吾力不能守虜騎復來則委而去之使忠義遺民
爲我死者肝腦塗地而莫之收省此則孔明之所
不忍也故其言曰國家威力未舉使赤子困於豺
狼之吻蓋傷此耳此見古人忠誠仁愛之心招徠
懷附之略恐未必如或者之論也○孔明失三郡
非不欲盡徙其民意其倉卒之際力之所及止是
而已若其心則豈有窮哉以其所謂困於豺狼之
吻者觀之則亦安知前日魏人之暴其邊境之民
不若今之胡虜哉孔明非急近功見小利詭衆而
自欺者徙民而歸殆亦昭烈不肯棄民之意歟○
問孔明興禮樂如何曰也不見得孔明都是禮樂
中人也只是粗底禮樂○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
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
得於天資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
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與爲多焉

○看史策自有該載不盡處如後人多說武侯不
過子午谷路往往那時節必有重兵守這處不可
過今只見子午谷易過而武侯自不過史只載魏
延之計以爲夏侯楙是曹操壻怯而無謀守長安
甚不足畏這般所在只是該載不盡亮以爲此危
計不如安從坦道又揚聲由斜谷又使人據箕谷
此可見未易過○問孔明出師每乏糧古人做事
須有道理須先立些根本曰孔明是殺賊不得不
急如人有箇大家被賊來占了趕出在外墻下住
殺之豈可緩一纔緩人便一切都忘了孔明亦自
言一年死了幾多人不得不急爲之意司馬懿其
畏孔明便使得辛毗來遏令不出兵其實是不敢
出也○諸葛公是忠義的司馬懿司馬懿是無狀
底諸葛公劉禪備位而已

南軒張氏曰諸葛武侯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
討賊之義不以強弱利害二其心蓋凜凜乎三代
之佐也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
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
所能逆睹嗟乎誦味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
幸功業未究中道而殞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

先主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
夫有天地則有三綱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
之所以別於庶物者以是故耳若汨於利害之中
而亡夫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此侯
所以不敢斯須而忘討賊之義盡其心力至死不
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侯獨高卧昭烈以帝室
之胄三顧其廬而後起從之則夫出處之際固已
有大過人者其治國立經陳紀而不爲近圖其用
兵正義明律而不以詭計凡其所爲悉本太公會
無纖毫姑息之意類皆非後世所可及至讀其將
沒自表之辭則知天下物欲舉不足以動之所養
者深則所發者大理固然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
弘毅若侯者其所謂弘且毅者歟孟子曰富貴不
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
侯者所謂大丈夫非耶○問孔明不死能取中原
否曰屯田渭上根本已固必能取中原司馬懿亦
是能者常不敢與戰又問蔣琬特守常之才乎曰
誠不可以應變○馬謖議論與孔明略相似其才
非不可用但置之帷幄則可以之爲將帥則達其
才孔明使之領衆爲前鋒於此小有差爾

孔明
根本
已固

孔明
禮樂

或問魯兩生謂禮樂必百年可興文中子輕許孔明何也潛室陳氏曰叔孫通人物污下故兩生却之孔明人物正大故文中子許之○問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近思錄程子亦以此許之敢問孔明自比管樂使果能興復漢室恐未必便能興禮樂如三代曰孔明是天資帶得又從學問中攬出來據他用事行師調度若當升平之時做出必須光明不止漢唐人物○問巴蜀四塞非進取之地惟一江陵然諸葛亮不勸先主都之又關羽之危又不聞救之何也曰江陵屬荊州武

侯首陳取荊州之策先主不能用其後爭之於

而不得吳止分數郡以與之至關羽之敗并數郡

而失之况得而都之耶况荆襄為南北咽喉在三

國為必爭之地乃戎馬之場非帝之都也

魯齋許氏曰不問利害只求義理孔明見得真當時只有復漢討賊為當然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歸之於天而已只得如此做便是聖賢之心常人則必計其成敗利害也

臨川吳氏曰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忠益謂有忠慮於國但勤政吾之闕漢丞相諸葛忠武侯語也

可以爲萬世相天下者之法矣孔明豈不知爲相之體哉於主簿楊顥之諫也生旣謝之先又哀之孔子豈不知其言之忠哉然而罰二十以上皆親覽食少事繁至爲敵國所窺而慶幸其不久孔明豈不知愛重其身哉其若是者何也嗚呼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夫知相之體而未免自勞知言之忠而未見樂取知一身繫國之存亡而竟取敵國慶幸之計苟非甚愚者或有所不爲而謂蓋世絕人之智者爲之乎予故曰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且當時事勢如何耶以一木支大厦之何事君而致其身盡瘁於國遑恤其他夫豈可已而不已者楊顥之諫謂之愛孔明則可謂之知孔明則未也杜子美詩云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又云運移漢祚難恢復志決身殲身務勞此詩字字有意細味之庶乎知孔明之心而豈常情淺識之所能測度擬議者哉

荀彧

龜山楊氏曰議者謂曹公非取天下於漢其說非也方曹公以強忍之資因亂假義挾主威以制諸侯其包藏禍心天下庸人知之矣而荀彧間關河冀

擇其所歸卒從曹氏志欲扶義奮謀以舒倒懸之急迹其行事可謂勇智兼人矣乃獨不知曹氏之無君乎其拒董昭之議何也夫豈誠有忠貞之節歟抑欲以晚節蓋之歟由前則不智由後則不忠不智不忠而求免於亂臣宜乎其難矣嗚呼荀君安得無罪歟觀其臨大義斷大謀操弄強敵於股掌之間輔成曹氏之霸業至其威加海內下陵上逼乃欲潛杜其不軌是猶揚瀾潰堤以成滔天之勢而後徐以一葦障之尚可得乎而范曄猶謂或有殺身成仁之美吾不知其說也○東坡謂荀文若其才似子房其道似伯夷予以謂其才似子房則有之矣伯夷不事非君不立於惡人之朝寧忍事操乎以爲其道似伯夷吾不知其說

朱子曰荀彧之死胡文定引宋景文說以爲劉穆之宋齊丘之比最爲得其情狀之實無復改評矣考其議論本末未見其有扶漢之心其死亦何足悲又據本傳彧乃唐衡之壻則彧之失其本心久矣